

北
史

一五



列傳第三十

北史四十二

王肅

劉芳

孫遜
芳從子懋

常爽

孫景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奐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祕書丞父奐及兄弟竝爲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肅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



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
 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
 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
 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
 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
 已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
 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
 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
 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
 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肅丁荼薨世志等伍胥窮踰再菴蔬

溫不改有司依禮喻之爲裁練禪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
久旱不雨輟膳百寮詣闕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
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
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
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
少澤蒸庶未闕一殮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
帝遣荅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
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昨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
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
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

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紆泄哀情孝文崩遣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竝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

寮曠察四總于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
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
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岷交州刺史李叔
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走蕭懿
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
國縣侯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
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
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忤頗以功名自
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
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哀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

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遣侍御史十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歿寔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游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諡匡公詔諡宣簡明帝初詔為肅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略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隨例降紹弟

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
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明帝又納紹
女爲嬪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
子誦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
徐州刺史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
雋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
長兼祕書監給事黃門侍郎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
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寮傾屬莫
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
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雋性清雅頗有文才齊

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第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
光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
常卿出爲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爲介朱仲遠所禽以其
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
敕給東園祕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諡曰文獻衍篤於交舊
有故人竺競於西兗州爲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
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士游肅次兄深子也風
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
叉爲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
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子深武定中儀同

開府記室參軍

劉芳字伯支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
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
芳出後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
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宋青州刺史沈文
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
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人時年十六南部尚書
李敷妻司徒崔浩之第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
數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
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

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微愧於心會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負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

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辯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髻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擲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

有筭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頗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

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之以芳爲散
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
焉圜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即位芳手加衮冕孝文襲殷
暨平啓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
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淩外叛徐州
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竝如故芳表
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數爲先唐虞以往典籍
無據隆周以降仕居武門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武
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宮對
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爲

先鄭氏注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旣徙縣崧漣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宜舛錯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云太初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旣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

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
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
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
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
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考
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
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爲太曠以臣愚量
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
集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
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盜無撓公私還

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方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脩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

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賈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迎秋於西郊盧植云

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

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侍祠晉祠

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竝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脩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尔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采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壑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

高問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脩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旣久不應垂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詁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荅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

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
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
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
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
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
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
也又白武通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
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
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
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

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
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
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
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
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
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
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
樹之據猶未正所殖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栢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
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殖以松何

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殖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
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宣武從之芳沈雅方正槩
尚甚高經博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
東宮孝文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謙慎帝
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爲恂
娉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
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于寶所注周官音
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
昭所注國語音范晔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
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

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
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諡文貞侯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
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
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
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諡曰簡無子弟歆以第三
子琰爲後歆字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
河王懌爲宰輔歆皆與其子姪交游靈太后臨朝又與太
后兄子徙還相好太后令歆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祿
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

武於顯陽殿講孝經欽爲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
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孝
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責盛誅之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
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欽之死隲率勒鄉部赴
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禽送
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爲儀同開府以隲爲屬本州
大中正轉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隲前後受敕對其使一
十六人爲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欽弟穉位金紫
光祿大夫穉子述

述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游善戲

謚齊文襄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家鄉倦於
羈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收集
咸務於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
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
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姦事免十餘年不得調
其姊爲任氏婦没入宮敕以賜魏收收所提攜後爲開府
參軍及文宣崩文士竝作挽歌揚遵彥擇之員外郎盧惠
道用八首逖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
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
使宋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

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
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
復前憾曰高祖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騎
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黃門
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逖求以爲副又逖姊魏
家者收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逖恐事露亦
不逼焉遷給事黃門侍郎脩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
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
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其得名譽使還拜儀同
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各異逖請爲武平私

謂士開曰武平反爲明輔逖作此以爲公士開悅而從之
時士開爲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逖遂回附之使得西
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逖不自安又陰結斛律明月胡
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
爲實初逖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
城楚子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逖乃爲
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逖
謀逖乃告二人故二人得爲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
是逖解士開所嫌尋出爲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
潛陷逖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更戒逖而護之

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
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子逸人開
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令芳從子懋

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竝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
綜經史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
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殷
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尚書
李平與結莫逆交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
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
法甚有條貫孝昭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

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
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
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
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
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雋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
軍南秦州刺史諡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
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
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
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

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
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武成西征涼土爽與兄士國
歸款軍門武成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
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
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
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
射元賛平原太守司馬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
就崔浩高允竝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
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
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
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
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
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
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
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
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
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
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

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協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旣

而用之爲門下錄事正始初招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竝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奏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列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寔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閔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

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
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
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
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
下命之屬官旣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體原夫公主之
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閑外理無自達必
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閑
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
不可爲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
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爲

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繆彌甚又張虛景吾難
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
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旣非食菜之君家令
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
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卽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
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
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
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
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
尉錄事皆如故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叢出

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
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先是太
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
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脩儀注拜謁
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
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
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
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
大夫舍人如故時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
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

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爲美
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
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
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而
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
京中書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
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
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
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
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

敕景參脩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
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
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
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瓮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
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
虜將軍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
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
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
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旣而
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

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
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出討
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
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
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
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募兵不盡強壯
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明帝皆從
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
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
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巖都

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亢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四州行臺賊旣南出鈔略剽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眞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

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邀其走路大敗之
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
別將重破之於州西彪眼泉禽斬之及溺死者甚衆後洛
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爲
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
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正黃門先
是參議正光壬子曆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
巡景與侍中太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營中召諸親賓乃安
慰京師顥入洛景乃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
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

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
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
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
以得爲期友人刀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
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執太常方餞於栢谷耳遂與
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刀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
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是時詔
下三日戶四十万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
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
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

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
一其游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
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
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
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踣
有朝隱大夫鑒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世傾利
重則身輕是故秉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
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
地岳峻川渟誰其戴之无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
善惡是徵物固同異論亢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

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
戒於顯而急于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其身陷於祿利言溺
於是非或永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逾
迫正立而邪逾欺安有位極而危不卒邪榮而正不彫故
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
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之無及故
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
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闕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
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
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遐齡以

樂天爲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無毀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固立名與天壤相弊鬻競無侵優游獨逝夫如是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願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愖其情而惑者見居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脩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宣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

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寔儉彫
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僞後自親情與道絕
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慾誘其性
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顯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
陳若然者雖縻爵帝局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
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脩正之
術已生福祿交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
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
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
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

列女傳各數十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第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知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之所致焉劉方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爽以儒素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列傳第三十

北史四十二

方洽周益周之冕孫粹然校正

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

郭祚

張彝

孫晏之
曾孫乾威

邢巒

第子昕

族孫臧

李崇

從弟平

平子將大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祖
逸本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
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贈
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孤貧姿貌不
偉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

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爲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彥逸妻之姪也其相賙恤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聖明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脩之

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
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孝文銳
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
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
承稟注疏特成勸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
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
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
初孝文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昨誤
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沈吟曰此
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

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
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乘輿南
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孝文崩咸陽王禧等
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
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
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
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旣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
永配於責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
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
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

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爲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州刺史祚逢歲不稔闔境饑弊祚傷愛下多所振恤雖斷決淹留號爲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入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待中黃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鴈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挑弓與御史中尉王

顯迭相脣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挑
弓僕射黃劬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
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
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
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勤
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
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
從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
尚書盧昶奏上等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
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

年以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上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準限而判三應升退今旣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餘其善惡而爲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

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爲
多戾結果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負
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
輕重皆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
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
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令文已
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中何容別疑也所
云通考者據揔多年之言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
何足復請其罰贖已記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準其殿
者除之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

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
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
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
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
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劔杖
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
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敕揚州選
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朝法
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爲

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奏聞及爲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憍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爲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爲稱職每有斷決多爲故事名器旣重時望亦深一朝非

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
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諡文貞
公初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
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偽今自未辯我家何爲滅之
然主上直信李冲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
祚爲祟祚子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
驗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
事中郎公強當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未
拜而卒景尚弟慶禮位通直郎慶禮子元貞武定末定州
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守
歸魏賜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爲東青州刺
史父靈真早卒彝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侯爵與
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爲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陽烏爲
主客今安人與彝並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
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
集百寮督責之令其脩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所
巡檢彝常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
高之遷主客令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
尋爲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自平

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顏貌瘦瘠當世稱之孝文幸
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
都之勲進爵爲侯轉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
巡察陝東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
書坐舉元昭爲兼郎中黜爲守尚書宣武初除正尚書兼
侍中尋正侍中宣武親政罷六輔彞與兼尚書邢巒聞劾
分非常懼出京奔走爲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非武非兇
率彼曠野詔書切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彞務尚
典武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弘制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
羽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爲良牧

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與馳驛檢察貳與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腳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彝愛好知已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

茂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
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
雜事五百八十九宣武善之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彝及季
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
竝爲多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
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巧推長伯
游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
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而
自強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脩營
齋講好善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

微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
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中之勲希加賞
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
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
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
龜二年二月羽林武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
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懾懼莫
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置造其第
曳彝堂下捶撻極意唱呼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
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

毆毆生投之於烟火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走免彞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乃卒官爲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賢卽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彞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若此初彞曾祖幸所招引河東人爲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旋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孝文比校天

下人戶最爲大州彞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孝文謂之曰
終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彞追孝文往旨累乞本州
朝議未許彞亡後靈太后云彞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
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
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才幹有美
於父改陳壽魏書爲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爲三十卷又著
冠帶錄及諸詩賦數十篇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
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
爲行臺丞軍士以首級爲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
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

在煙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
謚曰孝子暘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暘之弟晏之

晏之字熙德幼孤有至性爲母鄭氏教誨動依禮典從介
朱榮平元顯賜爵武城子累遷尚書二千石郎中高岳征
潁川復以爲都督中兵參軍兼記室晏之文士兼有武幹
每與岳帷帳之謀又嘗以短兵接刃親獲首級深爲岳所
嗟賞齊天保初文宣爲高陽王納晏之女爲妃令赴晉陽
成禮晏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晏之詩云天下有道主
明臣直雖休勿休承貽卅則文宣咲曰得卿箴諷深以慰

懷後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爲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督察
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制清德頌數篇乃歎
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兗州刺史未拜卒贈齊州刺史
太常卿子乾威

乾威字元敬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吾家
千里駒也仕齊位太常丞仕周爲宣納中士隋開皇中累
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郎稱爲
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負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
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
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爲幹理乾威

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絳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而荅曰淮南太守楊絳帝謂乾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絳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其廉慎皆此類也帝甚嘉之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乾威弟乾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摠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

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政績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世祖嘏石勒頻徵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宗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後拜中書侍郎改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曰往憶邢穎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崔浩曰穎臥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駟就療卒贈定州刺史諡曰康子脩年卽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守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黷黷姿貌甚偉累遷兼負外散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見顧遇嘗參坐席孝文

因行樂至司空府南見鬻宅謂鬻曰朝行樂至此見卿宅
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鬻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
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
穆亮僕射李沖曰鬻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
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刑鬻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
從征漢北鬻在新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
守危邦固逆主至此以來雖未禽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
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
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鬻奏曰先皇
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彫鏤所珍在素不務

奇綵至乃以紙絹爲帳宸銅鐵爲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
百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來
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賀倍多於常雖加以
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
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爲要須者請皆不受帝從之尋
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
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
漢中遣兵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
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
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

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旣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
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
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深藻是犇屐少
年未洽政務今之所任竝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
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阻劔閣今旣克南安已奪其險
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
衆喪魂四可圖也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
當無死理脫軍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
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
而統一臣以不才屬當戎寄上憑國威頗有薄捷瞻望涪

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
難輒率萬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
經略臣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亦又表曰昔鄧艾
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闢實
力也況臣才絕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
者正以據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
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
是成禽之物臣誠知征戎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劔閣以
來驢駘中白所以勉強者旣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
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致致頻有陳請宣武不從

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亦既克巴西遣軍主李仲
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費兵儲
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亦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
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
等反亦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亦之初至漢中從容風雅
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
姓籍爲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賈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
支尚書時梁人侵軼徐充朝廷乃以亦爲使持節都督東
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亦於東堂曰知
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自古

忠臣亦非無孝也。亦曰：願陛下勿以東南爲慮。帝曰：漢祖有云：金吾擊鬪，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亦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兗州。悉平，進圍宿豫。平之，帝賜亦璽書慰勉之。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亦率衆會亦以爲鍾離天嶮，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綰則問織婢。臣旣謂難，何容強遣？亦旣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亦不平。昶與元暉俱爲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亦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爲侍中。亮奏亦在漢中掠良人爲婢，亦懼，乃以漢中

所得巴西太守龐景仁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
數人奇色也暉大悅乃背袒爲蠻言云蠻新有大功已經
赦宥不宜方爲此獄帝納之高肇以蠻有克敵効而爲粗
等所排助蠻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
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苟仁率衆入據縣瓠詔蠻持
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
東堂勞遣蠻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蠻曰今王師若臨
士人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
京師願陛下不足爲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老
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蠻率騎八百倍道

兼行五日次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乘勝至縣瓠因即
度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巒使持節假鎮南將
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縣瓠以後
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將犄角攻之梁
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
人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巒曰此陛下
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
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巒自宿豫大捷
及平縣瓠志行脩正不復以財賄爲懷戎資軍實絲毫無
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卒於官巒才兼文武朝野瞻

望上下悼惜之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巒前曾劾已乃云瀛州巒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爲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論曰文定子遜

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沈屈臣父屢爲天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爲忠臣不爲慈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爲長兼吏部郎中後任大司農卿與少卿元慶哲至相糾訟遜銑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光祿勳幽州刺史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祖徵弟祖効貌

寢有風尚仕齊卒於尚書郎祖効弟祖俊開府行參軍開
皇中位尚書都官郎中繼弟偉尚書郎中偉子昕

昕字子明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解褐溫
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脩起
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
竊官級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
監常景典儀注事武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
俱爲錄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
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
徵赴都尋還鄉里旣而復徵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

等來聘詔昕兼正貳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
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
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
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諢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
學外游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
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闕於江南齊文襄王
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
將軍都官尚書翼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偉
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
州刺史爲政清靜吏人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

諡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爲南充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孤弟子子慎爲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人以此多之子亢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爲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晉陽鬱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負外散騎常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于官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於齊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

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祐從子蚪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禮蚪以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蚪往往折以五經正禮爲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輟之而滿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謀逆者戮及君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旣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裡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擎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敕

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
皆欲絕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後爲光祿少卿母在鄉遇
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船而度船漏
滿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卒贈幽州刺
史諡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
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

臧字子良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
舉秀才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
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
爲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

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人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啓臧爲屬鎮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子恕涉學有識悟齊武平末尚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尚書侍郎卒於沂州長史

臧弟邵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

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
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
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
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游宴爲娛不暇勤業嘗霖
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之後因飲譴倦方廣尋經史五
行俱下一覽便無所遺文章典麗旣贍且速年未二十名
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果河南陸道
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
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諸人有不認
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書隴西

李神雋大相欽重引爲忘年之交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
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遷尚書
令神雋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邵作謝表須臾便就以示
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
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太盛邵彫蟲之美
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徧遠近于
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
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章表
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實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
託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

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求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麗及尔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敕令恒直內省給御史令覆案尚書門下事凡除太官先問其可不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毀過禮後楊愔與魏元義及邵請置學奏曰二賢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以彰則天之軌

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久風徽
萬祀者也爰暨三秦改革其道阮儒滅學以蔽黔黎故九
服分崩祚終二代炎漢勃興更脩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
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
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教序於
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
劍弗追世宗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
旱戎馬生郊雖建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
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
闕甑石之工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

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
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
不脩仍同立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之典有聲
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
能所以任事既任事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
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
異兔絲鷺來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
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
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
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

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
以臣愚量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
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鵲瑤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
三時農隙脩比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
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
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
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靈太后令曰配
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脩繕今四表晏寧
當敕有司別議經始累遷尚書令加侍中于時與梁和妙
簡聘使邵與魏收及從子子明被徵入朝當時文人皆邵

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問
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士何爲不作聘使荅云
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
伯猷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酒何爲不可邵旣不行復請
還故郡武帝在京輔政徵之在第爲賓客除給事黃門侍
郎與溫子昇對爲侍讀宣武富於春秋初揔朝政崔暹每
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宣武甚
親重之多別引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
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頗
銜之邵奏魏帝發敕用妻兄李伯倫爲司徒祭酒詔書已

出遲即啓宣武執其專擅伯倫官事便寢邵由是被踈其
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州有善政桴鼓不鳴吏人姦伏
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
人斗酒東脯邵逼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
其所以在任都不營生產唯南充糴粟就濟陽食之邵繕
脩觀宇頗爲壯麗皆爲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
公私唯使兵力吏民爲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代吏人父
老及媼嫗皆遠相攀追號泣不絕至都除中書令舊格制
生兩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絕之邵
云此格不宜輒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

母況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舜藏金於山不以爲乏今藏之於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邵以爲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關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長侵鷄犬之功詔立從之自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頗居三職立是文學之首當世榮之幸晉陽路中頻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及文宣崩凶禮多見訊訪敕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爲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

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每公卿會議
事關典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
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
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
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
不脩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巳有齋不居坐臥恒在一小
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
異同士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
書甚多而不甚讎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
死讀不可徧焉能始復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滴妻弟李

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
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踈未嘗內
宿自云嘗畫入內閣爲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
賞又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
孤子如慈愛特深在兗州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
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
弔慰拭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門吳以還所未
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孽子大
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

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龍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孝
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敕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理崇
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須一宣詔旨而已
不勞發兵自防使人懷懼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
上洛宣詔綏慰人即帖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
人感德仍送荊州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
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充
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
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
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介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

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王翼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翼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臣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君臣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滅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万據鷲破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破之口積大木聚礮石臨

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
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
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
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
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
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畧
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
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宣武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
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曹陽蠻柳北喜曹北鷲等聚
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光鎮北城

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
以討之蠻衆數万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
驚等徙万餘户於幽并諸州宣武追賞平賊之功封魏昌
縣伯東荊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号梁武遣兵應
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爲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
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禽樊安進
討西荊諸蠻衆降尋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
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
算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
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

軍事坐敦威重遙運聲算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
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
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
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
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
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
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楊州弟思安替役亡
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
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

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
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
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
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
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
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在揚州相國城內嫂
姓徐君脫矜慙為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
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
見雍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
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

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群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蕃岳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捋篋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紇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又

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
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脩復城雉
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
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
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賊甚憚
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
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
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
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爲比梁武每歎
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孝明踐阼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

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於
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
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
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
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寇建安崇遣統
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
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紆麻
戍主陳平王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
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寅於梁堰上
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

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鬪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
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
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
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
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它四箱解合賊
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
賊火棧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
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
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爲使持節侍中都
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遷尚書令加

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
靈太后嘗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
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兩手持
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
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
曰陳留章武傷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蠕蠕主阿那
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
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
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崇
請改六鎮爲州兵編戶太后不許後北鎮人破落汗拔陵

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
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
黃門於顯陽殿曰賊勢侵淫寇連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
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脩義以爲須得重貴鎮壓
恒朔揔彼師旅備衛金湯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
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
戚望重器識夬斷意欲還遣崇行揔督三軍揚旌恒朔諸
人謂可尔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羣臣於是
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
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祿大夫神

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
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
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資崇
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
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爲徐州刺史以討之爲法僧所敗單
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
疾篤乃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
侍中將軍儀同竝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
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諡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餘如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伐頗有將用爲三關

別將討群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
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屬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
爲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內患之崇
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
後除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卒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世
哲弟神軌小名青肫受父爵陳留侯累出征伐頗有將領
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腹心媼姬出外陰求悅人
神軌爲使者所薦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
爲雙穎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
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

邕等討平之後於河陰遇害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
刺史謚曰烈崇從弟平

平字雲定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

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

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累遷太子庶子平請自効一

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

人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戚憚之宣武即位除黃門郎

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尹長史如故車騎將軍幸鄴

平上表諫以爲嵩都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

就代人至洛始欲向盡負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

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勞達京闕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不遑啓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一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廢多矣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脩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前來臺使頗好侵漁平乃畫覆武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誠焉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

兆王愉反於信都以平爲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
以討之宣武臨式乾殿勞遣平因曰何圖今日言及斯事
歎歎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勃陛下不以臣不
武委以摠督之任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
戮則鳴鼓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
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乃定遂
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逐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
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
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
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

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
 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
 奏不問真偽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諍訟止息武川鎮
 人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
 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
 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強濟所在有聲
 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靈太
 后乃封武邑郡公賜縑二千五百匹先是梁遣其將趙祖
 悅逼壽春鎮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
 官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

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將
以通直郎從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
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破賊軍安
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
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悅
送首於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
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徐州表云梁
堰淮水日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
及淮堰破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敕平前孝明手賜縑布
百段卒遺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

百匹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別有集錄長子獎襲

獎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爲相州刺史初元又擅朝獎爲其親待頻居顯職靈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帝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詔贈冀州刺史子

構襲構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齊天保初
降爵爲縣侯位終太府卿贈吏部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
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爲名流所重子丕有父風位尚書
祠部郎中丕弟克通直散騎常侍獎弟諧

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過元義門下見之歸謂
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
果然襲父爵彭城侯文辯爲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天
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陵爲使主陵曰文采與
識陵不推李諧口頰顙顙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常侍盧
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與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覘

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
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謂
异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隲
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清河崔贍爲首初
通梁國妙簡行人神隲位已高故諧等五人繼踵而遵彥
遇疾道還竟不行旣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命接客
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爲之
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
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爲之拊掌魏使至梁
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遷祕

書監卒於大司農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甚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岳弟庶方雅好學甚有家風歷位尚書郎司徒掾以清辯知名常攝賓司接對梁客梁客徐陵深歎美焉庶生而天閹崔謚調之曰教弟種鬚以錐偏刺作孔挿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貴族藝眉有効然後樹鬚世傳謚門有惡疾以呼施爲墓田故庶言及之邢子才在傍大笑除臨漳令魏書之出庶與盧斐王松年等訟其不平魏收書王慧龍自云太原人又書王瓊不善事以

盧同附盧玄傳李平爲陳留人云其家貧賤故斐等謹訟
語楊愔云魏收合誅愔黨助魏故遂白齊文宣庶等竝髡
頭鞭杖二百庶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
漳縣門庶妻元羅女也庶亡後岳使妻伴之寢宿積五年
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己曰我薄福託劉氏爲女明旦
當出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
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
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起寤問
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
而嫁焉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倫理涉觀史傳兼屬文詞

昆李竝尚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然頗涉踈放唯蔚能
自持公幹理甚有時譽坐兄庶事徙平州後還位尚書左
中兵郎中仍聘陳使副江南以其父曾經將命甚重焉還
坐將人度江私市除名後卒於祕書丞士友悼惜之蔚弟
若聰敏頗傳家業風采詞令有聲鄴下坐兄庶事徙臨海
乾明初追還後兼散騎常侍大被親狎加儀同三司若性
滑稽善諷誦數奉旨詠詩并使說外間世事可笑樂者凡
所話談每多會旨嘗在省中趨而前却對答學奏事之象
和士開聞而奏之帝每狎弄之武成以斛律金舊老每朝
賜羊車上殿金曾使人奉啓若爲舍人誤奏云在闕下詔

命出羊車若重思知金不至竊言羊車鹿車何所迎帝聞亦咲而不責又帝於後園講武令若爲吳將皇后皆出引若當前觀其進止俯仰事罷遣使謝之厚加賞賜韓長鸞等忌惡之密構其短坐免官未幾詔復本官隋開皇中卒於秦王府諮議詣弟邕字脩穆幼而雋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游皆倍年雋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論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孝文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彝風力蹇蹇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二子俱逢世亂悲哉晏之乾威可謂亡焉不絕邢巒以文武才

榮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子才
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情無
飾智踈通簡易罕見其人足爲一代之模楷也及明崔陵
之謗言執侯景之姦使昔人稱孟軻爲勇於文簡公見之
唯嘗短崔暹頗爲累德阮籍未嘗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
焉李崇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平以高
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剋著贊務之材也諧風
流文辯蓋人望乎

列傳第三十一

北史四十三

方洽周益周之冕孫粹然

校正



列傳第三十二

北史四十四

崔光

子劼

弟子鴻

崔亮

從弟光韶

叔祖道固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
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爲樂陵太守於
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卽爲東清河鄒人縣分易更爲南平
原貝丘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史崔道固
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
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著
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給事黃門侍郎甚爲

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
宗也以參贊遷都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故
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
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
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
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
二人竝被掠爲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
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曾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
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太重若無意外
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即位正除侍

中初光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
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
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
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
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
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
年未央殿路軫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
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
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爲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
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

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
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
郎蔡邕邕對曰雞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
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
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茲大
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人多叛
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
矣向邕竝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
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脚羽
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

凶明君觀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
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
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
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惡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
反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窮絞
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
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人
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弊易以亂離
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
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言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

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如罍
宴宗或闕時應親享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
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
安身博采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
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竝以罪失伏法於是禮
光逾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
西序敕以示臣臣案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
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氣
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彫殞速易不延旬月無擬蕭斧
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罍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

壇築工密糞朽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構厥狀扶踈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家然懼災脩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雉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比鵲巢于廟殷梟服鳴於宮寢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誠且東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時人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强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愉妾李氏羣官無

敢言者敕光爲詔光遂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愉妾李
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姙例
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剗胎謂之虐刑桀
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
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至有失臣之愚
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
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
王深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爲太子師
傳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令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敕以
光爲傳之意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

蒙許明帝遂南面再拜啓事主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
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荅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
繡采一百匹琛琛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祿大夫
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
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
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
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
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袂振杖引漢光武
初崩太尉趙喜橫劍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
莫不稱善壯光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

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年以

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歲無所厝懷至

是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

遷特進以奉迎明帝功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乘步

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

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踈黜光

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荅不許有司

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

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

侯以朝陽伯轉授第二子勛其月敕賜羊車一乘時靈太

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
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
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
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
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竝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
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
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
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
伯姬待姆安就爇燎樊姜侯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
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

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
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但帝族方
衍勲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
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浹大政輔神養和簡
息游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神龜元年光表曰尋石
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
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顯隱漸加剝撤由是經石彌
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
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敝補綴詔
曰此乃學者之根原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

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脩之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刹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表諫不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奠國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讓光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鶩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鶩在梁解云禿鶩也貪惡之鳥野

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廷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鵠集于靈芝
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
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爲不
善是以張珩惡鵠賈誼忌服鵜鵠暫集而去前王猶爲至
誠況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爲懼準
諸往義信有殊矣號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食
啄一食之費容過斤溢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
時有菜色陛下爲人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
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
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脩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

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帝親臨光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游眺拜長子勸爲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敕子姪等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

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爲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敕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輜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卒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爲卷爲百三卷焉光寬和慈善不忤於物進退沈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爲人故爲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義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

自從貴達平所申薦曾啓甘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
荊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
長兼別駕暫集京師明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黃
門則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爲少
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
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
時情議者以爲矯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
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鴈飛集膝前遂
入於懷緣臂上有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
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

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略凡所爲詩賦銘贊誄頌表
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子勵字彥德器學才德最
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爲著
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又爲明堂大將
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甚拜征虜將
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明每加存慰光葬
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尉長史襲父
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刺史勵弟劼
劼字彥玄少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
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于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

給事黃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內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
爲齊文宣所知拜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爲祕書監齊州
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
史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劾劾諫
以爲不可由是忤意出爲南充州刺史代還重爲度支尚
書儀同三司食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
館監脩撰新書平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諡文貞初和
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胄
多覲京官而劾二子拱撫竝爲外任第廊之從容謂劾曰
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竝出外藩劾曰

立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
莫不歎服劾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
就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守者俱
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
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恭寬接下脩身厲節自景明
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
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卒于家弟子鴻

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
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
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爲三公郎

中加貲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
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
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豈拘
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
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
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
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
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
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
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

曹亦抑爲一既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
行猶宜消息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
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
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
加前將軍脩孝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
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
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五年詔鴻以本官脩緝國史
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
在史甫尔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
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

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
才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
跋等竝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
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
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勳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
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
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
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訖不奏聞鴻
後典起居乃忘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
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慝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

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
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特越一軌於是談遷
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絕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
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
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
爲長蛇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
略孤微人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內脩德政外
抗諸僞并異之人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
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
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

兼脩埽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
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
而能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
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
例全虧編錄紛謬繫略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爲一書誠知
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
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諸
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
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史案之暇草搆此
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

爲實錄商較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季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善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不悟九臯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踈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

李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
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
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
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爲在
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
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
稱臣亡考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
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迺刊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
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章構悉了唯
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

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嘗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爲其叔鷗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贈齊州刺史諡曰貞子懋字德林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爲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東徐州刺史二年爲城人王早蘭寶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

書齊州刺史子平襲爵齊受禪例降光族弟榮先字隆祖
涉歷經史州辟主簿子鐸有文才位中散大夫鐸弟觀羽
林監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璽爲
慕容垂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爲太山太守祖
脩之清河太守父元孫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
明帝使元孫討之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攜亮依其叔祖翼
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
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
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

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
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
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無復怵迫
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
不異沖甚奇之迎爲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
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
至沖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孝文在
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
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
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

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春黻孝文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孝明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脩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推究孝明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孝明曰廣平鹿麕

踈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明識遇以第託亮亮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令兼侍中盧祖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駟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資綬慰百姓怙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汎長無怕又不可施柱恐

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豫閣道此即以柱
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
木數百根籍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
橋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立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孝
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為九嬪徵為太常卿攝
吏部事孝明初出為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
眾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
王融安南將軍竝使持節督諸軍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
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悅復
於城外置二柵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崇為水陸之

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靈
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卒淮堰孤危自將奔
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禽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
推轂所馮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埽盪之
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
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爲
本任之雅筭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
兼進以討堰賊亮遠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
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關水陸之會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
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

御萬機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

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
 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
 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荅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
 乘時微幸得爲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
 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卒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
 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爲汝所怪千載
 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爲汝論之五只兼正六爲吏
 部郎三爲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
 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
 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

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昭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窺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彊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享鮮之效未嘗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負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

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諡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碓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強幹善於

當世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光州
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乾亨武定中尚書都兵郎
中士和初爲司空主簿蕭寶夤在關中高選僚佐以爲
都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士和兼度支
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害士泰歷給事
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帝末荆蠻侵斥
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
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諡曰文肅子肇師襲
爵肇師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
思天平初以通直散騎侍郎爲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爲

土賊崔迦葉等拘欲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動喻以禍福
賊遂捨之仍巡尉青部而還肇師以從弟乾亨同居事伯
母甚謹齊文襄嘗言肇師合誅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
國春秋述諸僭偽而不及江東左右曰肇師與鴻別族乃
止天保初以參定渾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
卒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趙彥琛當大貴肇師因問
已荅曰公門望雖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亮弟敬默奉
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碭石以
軍功賜爵武城子爲冀州別駕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殊
不經紀論者譏焉

光韶亮從父弟也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以孝悌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孳生操業相伴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敕光韶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吏人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

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雋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

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顯使尋徵輔國將軍再遷廷尉卿祕書監祖瑩以賊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隲侍中李或並勢望當時皆爲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爲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權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

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
絹錢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索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
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万後送還之光
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光
韶之繼室兄女弼貪恠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
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
考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辨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
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
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深代
下疑懼謀爲不軌夜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略光韶曰

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何計
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
起光韶以世道屯遭朝廷屢變閉門却掃吉凶斷絕誠子
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慙古烈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
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
業足以遺汝官闕亦何足言也吾旣運薄便經三娶而汝
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
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
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
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第第

頃橫禍權作松櫬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
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詔贈散騎常侍驃
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伯爲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
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
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
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刺史旣非世繼而得行臣
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
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
明帝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
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後歷

太傅諮議參軍節閔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進攻東陽旬
日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賁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
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可慰喻止也賁平逼之不得
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喻爲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子
滔武定末殷州別駕脩之弟道固

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
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
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爲徐兗
二州刺史以道固爲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
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

如此豈可爲寒士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爲歎息刺史
至州辟爲主簿後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
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
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
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
宜荅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之其諸兄後爲冀州刺史
鎮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
業弟子勛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爲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
明帝遣說道固以爲徐州刺史後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
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白曜送赴都

詔恕其死乃徙齊土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
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爲太守賜爵臨淄子
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子景
徽襲爵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公
集相見本旣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
固踈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
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
景徽字文叡卒於平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道固兄
目連子僧祐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徙薄骨律
鎮後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麟伯驥後薄房氏

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僧深得
還之後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麟伯驥與母
房居異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頗阻一門
僧深卒伯麟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祖龍剛躁與兄伯
麟訟嫡庶竝以刀劍自衛苦怨讎焉祖螭小字社客普泰
初反尔朱仲遠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僧深從弟和
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董
惜錢不買子軌字啓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
府鎧曹參軍坐貪僞賜死晉陽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深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

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傳
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
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
士乎崔亮旣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
救弊未聞終爲國蠹無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
有國士之風矣

列傳第三十二

北史四十四

方洽周益周之冕孫粹然校正